

心悦之，
诚评之。文
学、书画、摄
影、音乐……
诚邀您一起
聊经典，谈创
作，评作品。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心悦诚评”。



2023年8月17日
星期四
潍坊晚报

星期四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张慧
校对：刘辉

最好的告别

□傅彩霞

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水与湛蓝的天空浑然天成，如梦如幻；一条曲折蜿蜒的河流，宛若一条脐带，横穿在草原之上，连接着无穷的远方；节奏舒缓的民乐响彻天边，萦绕在耳畔，唤起了内心层层柔情；一根绳索的两头系在母子腰间，他们在草原深处漫游，寻找着心中的生命之树；默默含泪的儿子割断了系在母亲身上的那条绳子，宛如割断了脐带，既是解脱，也是新生；夜色中，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母亲跟随故人的呼唤，带着一抹微笑渐行渐远……这是影片《脐带》里温馨浪漫的镜头，令人怦然心动，过目难忘。

影片以诗性的叙事技巧，唯美的光影构图营造出异域风情，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回到家乡，在平静中完成生命告别的故事。《脐带》连接着生命，也连接着血缘血脉，游子故土，既是美好的意象表达，也是爱的回响，最好的告别。

影片开头，通过北漂阿鲁斯和哥哥之间理念不同的矛盾冲突，隐喻昭示了在都市照顾病人的困境与无奈。逼仄的空间、忙碌的工作、倦怠的神情，是大多数城市人的常态，阿鲁斯的哥嫂唯有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锁在房间里，任其在墙壁上乱涂乱画。

为了满足母亲心向故乡寻找阴阳树的愿望，阿鲁斯决定把母亲从封闭的城市小屋解放出来，返璞归真，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大自然里，回归人之初的本性本源。阿鲁斯独自带母亲走向茫茫的草原故乡，为防止母亲走失，他用一根绳索把母亲系在腰间。一根长长的绳索，成为连接母子的深情纽带。往回拉，是人生初始的子宫；往前走，是奔向死亡的边缘。

阿尔茨海默病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困扰着许多家庭。以此为题材的影视片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引发强烈关注。无论影片《妈妈》，还是电视剧《嘿，老头！》，个人感觉都不如《脐带》清澈温暖，令人感动。即使失忆，也让星光与回忆一起闪烁。

情感，是现实与艺术的桥梁。我们与母亲的关系，终究会剪断脐带，挥手告别。《脐带》注入了人的情感纽带，“不造作，不粉饰，有真意，不卖弄”，让每一位观众身在其中，感受到与亲人最好的告别。如果说《妈妈》是表达母女之间的相互和解，
相 生 相

死，那么《脐带》则是母子之间的相互寻找，和谐共生；如果说《妈妈》是高级知识分子患病后面临的孤独世界，那么《脐带》则是草根家庭面对病患的自然疗愈；如果说《妈妈》诉说了城市的现状和故事，那么《脐带》则延伸了草原的风貌和魅力。如果说《妈妈》的结局是母女俩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走向大海，那么《脐带》则是儿子尽孝后目送母亲被接到天国。我对注入真挚情感的《脐带》怀有深深的敬意！

母亲是孩子诞生的摇篮，也是成长道路上的守护者。家乡是游子的摇篮，永远不忘的生命源泉。生命的极致在于回归本真，当患病的母亲多次幻化出逝去的岁月，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场景时，这些本能的天性暗示着她即将走到暮色尽头，神秘遥远的生命召唤，成了她听到的最美声音。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自然过程，是每个人面临的人生必修课，能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如愿以偿地抵达，便是最好的告别。《脐带》堪称做得完美，征服了观众，也疗愈了心灵。

灿烂星空与燃烧篝火交相辉映，阿鲁斯和母亲在身穿民族服饰的人群中狂欢，他安心接受了自然的安排，剪断了系在腰间的绳索，犹如自己出生时剪断了与母亲相连的脐带，然后，含情脉脉地看着母亲被她故去的父母和亲人接走，愉快踏上归路。儿女完成父母的心愿，陪伴他们走完人生之路，母亲如愿以偿地转化到另一个时空，回到纯净的空间，这本身就是幸福的回归，也是生命完美的谢幕。这样别具匠心的艺术意象与功力，给人全新的艺术体验，带给人深沉地思考。

送走了母亲，阿鲁斯空车而回时，意外寻找到了母亲照片上的阴阳树，那棵朝思暮想的生命树矗立在大地上，仿佛母亲远去的身影。神性的阴阳树，象征着生机希望，顽强生命，生生不息，也标志着过去未来，生死相依，生活在悲喜哭笑中，轮回反复。阿鲁斯也在大自然中寻觅到了属于自己心中的音乐，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时间会一直向前，就像草原上马兰花的生长。

特别喜欢《脐带》这个超自然的艺术结尾，没有离别的煽情伤悲，没有假惺惺的卖惨、悲恸与哭喊，也没有任何的强作欢颜，唯有对死亡的坦然，内心的释然平静。让生命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本身就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善待生命，也是演绎生命的圆满的仪式，最好的告别。为世上所有的生命祈福。



如歌的行板

□朱睿

每次我听到柴可夫斯基所谱写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感觉再浮躁的心绪也会缓缓平静下来。白天阳光正好的时候听它，我仿佛在花园漫步，清风徐来，淡淡的惆怅，往事的迷惘似乎都消融在这轻雅、曼妙的旋律中。如果在天色阴沉的下午听它，我会感觉有位诗人正在对我轻声低吟一切都会好的。不得不承认，音乐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据说，《如歌的行板》旋律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他正在妹妹家安心休养，突然听到屋外干活的泥瓦匠哼着一首小调，非常悦耳动听。他马上招呼泥瓦匠再唱，而他则飞快地记录下来，后来，柴可夫斯基据此谱成了《如歌的行板》。

柴可夫斯基一生的梦想就是“到人民中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同时，他也希望音乐可以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得到普及。他认为室内乐不仅仅局限在少数有高度修养的爱好者、艺术家和贵族的客厅，也就是说，音乐不只是贵族的游戏，而应该是使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它。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就是在这一想法下创作的。

1871年演出后，这首曲子几乎成了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随后的几年内，他又先后创作了第二、第三弦乐四重奏，但最著名的还是《如歌的行板》。

1877年初，莫斯科音乐学院为了欢迎列夫·托尔斯泰的来访举办了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被单独演出，托尔斯泰听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似的，得到那么多的报酬……”虽然柴可夫斯基因为自身不愿接触名人尽量回避社交活动，从而没有和托尔斯泰有更深一步的交情，但能得到托尔斯泰本人的肯定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因为《第一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也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之一——使俄罗斯室内器乐曲走向了更多的人，成为广大群众的财富，室内器乐曲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它的繁荣期。

拉罗恰在评论文章中谈道：“这首作品的特色是鲜明的曲调配上柔美的和声，显得迷人；音调优雅，不同于一般；略带轻柔意味……确实具有美妙的音响效果。”这样的

作品，注定与我们邂逅，恰如卯榫，
完成了超越时空的契合，种
进了我们的心里。

